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快乐作文

轻盈,润洁,冰凉。翩然而降,似笔尖浓酽的墨滴入一方清池,疏忽而散,点染醒了世界。

每逢雨至,便总会想起张志和笔下垂钓桃花与春的渔夫。那老翁独握轩竿,一叶扁舟,一人独钓一江秋,不,一江雨。每雨至,我总不忍辜负。天光渐敛,墨云丝丝黏稠起来。忽而天地间一个寒噤,或急或舒或密或疏的雨让昏沉的世界骤然清醒。窗外,雨伞渐次生长起来,随窗上的雨痕流动着,变幻着。注目望去,一切在雨中如在黎明睁开了眼,异常清晰而混沌。是独伫的沉思,沉思什么?是无言的忧伤,悲诉什么?是心灵的洗涤,救赎什么?雨无言,只用爬蔓的雨痕让我痴迷,渴望走进它的内心。

## 访雨

李晨煜  
西工大附中分校  
初二(4)班

于是便携一伞出发。撑起,一穹挤挤挨挨的天,雨化作流淌的潮湿,围绕着我,从鼻尖、发丝、裤脚和足底小心试探着我,想对我诉说。在这朦胧的清醒,极度冷峻理智而溢满愁思的环绕中,有种东西接近了我。不,是扑面而来。有点刺骨,我的耳朵有些疼,是它心事太重?拉上拉链又戴上帽子,它便从心中升腾,有种难言的燥热,似有什么急欲从每一个毛孔冲出。驻足,凝望。世间万物,皆在这怪诞而现实亦梦幻的清醒中沉睡。放下帽子,收起雨伞。我忽然明白怎样与

你交谈。慢慢走。初冬,冰凉的雨从发丝渗入,淌过脸颊,变得温热。风不小,树叶直挺挺地从枝上飞落,匍匐在地上。你在叹这春去冬至,万物凋零吗?一地落叶,重重叠叠,无声书写在地面上,泛着银光,一行又一行。你在感这轮回有致,生生不息吗?雨被风吹斜,打在眼镜上,不离去,轻轻逗留,凝成一个又一个泛着光的句号。视线模糊了。仰面看灯,并没有焦点,层层晕散开,缓缓转动。你在泪眼道这世间纷扰,知音难觅吗?我仍慢慢走。你调匀呼吸,我深深呼气。那一瞬,我跌入你的旋律。世事变化,你用一场雨,使一切有规律地呼吸着,安睡着,跃动着。泥土的

甘腥,草叶的清苦,灰尘的辛辣,明月的冰凉,日光的微咸。一切都和谐而杂乱地融合着,令人清醒地沉醉。我透过你的笔,寻着你的吐息,轻叩你的心扉。

仿佛,看到一切;回眸,只是一滴雨。我煞有兴致地读着,你用清晰缥缈的声音轻轻读给我听。我想,我是一滴雨。山亘古不变,是因它将所有变化书于其间。雨,那清醒着的沉睡,理智中的深情,无言中的无尽,单调中的纷繁。雨一如千年前那样下着,一如春日的溪,任由冬日的山,凝望垂钓的人。雨亘古不变,因为它流淌冲刷着变化本身。去访雨吧。它会在沉寂中向你讲述一切。请不必带伞。

躺在床上,脑子里回想起父亲临走前,在火车站那展开了眼角皱纹的回眸一笑。

2020年的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心情沉重,而伴随着夏天到来的,除了疫情还有大雨和洪水。

从安徽哥哥姐姐踮着过腰的水去参加高考开始,我在新闻里眼望着千岛湖的九孔泄洪,黄山的百年古桥消失……我和爸爸妈妈每天都通过各种形式关注着洪水的进展,我总有些不安和提心吊胆,鄱阳湖告急,长江大洪峰来袭……我的父亲也因此开始越来越晚回家。

突然有一天,父亲接到一个电话后,轻声交代了妈妈几句就开始收拾东西,说是有事要去江西出差,我对父亲说:“那里不是发洪水吗?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啊?”父亲没有说话,母亲说:“你和我送你父亲一程吧!”我便跟着父亲一起去往火车站。

车站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背着沉重量的背包,那灯光下的背影,仿佛背包的重将父亲的背压弯了,父亲已经不是当年去汶川时照片里腰背挺直的青年了,他的头发和眼角也不是那么乌黑和平整了,但是他的眼睛里依然闪耀着坚定和信念,我的眼眶突然被打湿了,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我立即跑去水果店,给父亲买了一袋苹果,是为了保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路平平安安。

我还记得,父亲在家时天天早上给我削一个苹果,笑着对着我说,你是小苹果,吃的是金苹果。父亲上火车前跟我说最后一句话就是:“等我回来!”我在返程的车上,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我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父亲回来的日子,在火车站等着父亲,手里也提着一袋苹果。在父亲下车的时候,我飞奔过去紧紧抱着父亲,父亲含着泪对我说:“好了好了,我不走了,我不走了”,父亲走在我前面,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忍不住感叹道:“时间过的真快啊!”时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时间一点一滴地飞逝,你控制不住时间,时间也不能停止,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珍惜时间,也用剩下的时间,来多陪陪我的父母,陪陪家人,不然总有一天,我肯定会后悔。

而在外的游子,今后过节的时候也要尽量多陪伴父母。今年那么多人就地过年,为国家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记得爷爷说过,每个人都都很了不起,我希望借着这篇文章祝愿全天下亲人们都能够相聚,不再相隔一片海,一座海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 背影

高昕  
建平实验中学  
(张江校区)  
预备(1)班

## 远离喧嚣

戴上耳机,滑动屏幕,闭上双眼,轻抚在心底流淌的乐声。似乎全世界都在静静聆听。这一刹那,所有尘世的纷争喧扰,都已离去,有的,只有在乐声流淌之下的,我心底的那一方净土。

我喜欢听歌。我听歌并非大开音响,调高音量,拿个话筒高昂地吼上几句,还美其名曰“纵情高唱”;也决不是逃避现实,想在这个不被打扰的无人之地找到慰藉;我只是在疲倦时,消遣时,恼怒时,以此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受音乐带给我的愉悦罢了。或许,这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脱与逸致?

这个学期伊始,恰逢我骨折,行动异常不便,刚好功课也不紧张,于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间,我总会戴上耳机,静静地享受。只有在这流淌的灵动里,我才会忘记骨折带给我的种种不快。时光渐长,日复一日,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在我的生活中打上了烙印,或是抒情小调,或是激情摇滚,也有乡村音乐,更不乏那些一听就让人元气满格、斗志昂扬的英文歌曲。我的小小曲库里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每天的单曲循环,就足以让我敞开心扉,放松下来,静静地,感受乐声带来的乐趣。

期末阶段还是到来了,我再度陷入了作业写到手软的境地。高强度的练习,大把大把的试卷,还有做不完培优作业,搅得我日夜不安,鸡犬不宁。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我无计可施了,于是,每天晚上那短短的时间,也用来多背几个英语单词,多做几道理科题目了。就这样,我在题海中循环往复。

好久好久,我都没再动过那副耳机。它如被封了一般,静静躺在书架的角落里。我多想再感受一下那种身心涤荡,再领略一下那些叱咤风云,再度抛开一切杂念,感受一个没有世俗纷扰的世界,可是如今,我已没有精力,没有闲暇,也没有时间了。

三天的期末考,三十天的修练,到底还是熬过来了!如今的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身心的大解放!一切都轻松了,释然了。于是,我尘封一个多月之久的,几乎积上了厚厚的灰的耳机,再度被我取出。有些生疏了。

当旋律再一次萦绕耳畔,还是那种熟悉的感觉。戴上耳机,我简直与世隔绝,听不见外界的喧嚣与纷扰了,感受不到过去的压力与劳累了,轻快的旋律在我的心底跳跃,我简直情不自禁,嘴角上扬。一副耳机,将我与这个世界短暂分离,抛开杂念。熟悉的声线,令人舒服的嗓音,跟着歌词走,我如来到桃花源,来到了无人之境,尽享音乐带给我的乐趣。

## 醉太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2021年  
2月1日  
商晟



商晟  
浦东新区万科实验小学一(2)班

## 我当了一回小老师

当老师,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是不少人童年时就有的梦想。没有想到,这个梦想,在今年寒假终于得到了美好地体验。

爷爷是一个业余文学写作爱好者,在我出生前,曾勤奋笔耕三十多年,厚厚的二十多家报刊杂志、一千两百多篇录用文章剪辑,是他的丰硕成果。最近,爷爷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主编一家小三线企业的回忆录。这对于已经七十五岁,年老体弱的爷爷来说,从体力、精力等各方面来说,压力很大。但因为没学过计算机专业,所以不太会使用电脑和手

史夏茵  
上海市  
第四中学  
八(9)班

机邮箱,时常遇到问题,急得爷爷团团转。我看了很心疼,很想帮他。爷爷常常请教爸爸,由于老人接受能力有限,又记不牢。爸爸还要上班,也不能及时帮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爷爷请教我时,我就耐心地手把手教他如何正确使用手机和电脑,帮他解决问题。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于是我细心地在纸上写了步骤和方法,有的还用图画来示意。当爷爷开心地露出了笑容,我也分享了成果的喜悦。我终于当了一回小老师,孝顺长辈从自己做起,体会多多,收获多多。

## 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记忆深处,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是留下我童年时光的遥远故乡。记得六岁那次回老家,回爷爷奶奶的小村庄,那里面有碧绿的田,和一座承载着我童年的小山。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而那段时光,一直铭记在我心间。等再次回到故乡时,我已经九岁了,三年时光如滔滔江水,眨眼间就过去了。又是坐车走上了那条山路,不过它的模样已大大改变了。记忆中是一条黄土路,汽车和摩托车一起开着,远远望去,会扬起漫天黄沙。如今,变成了一条整洁开阔的柏油路,到小村庄的时间也快了。小村庄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弯弯曲曲地环绕在村庄里,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焕然一新。我又来到了那片田。那是我儿时最爱去的地方。爷爷总是拎着铲子和我去挖甘草,地里种得最多的是豌豆,田大得一眼望不见边际。

豆苗就在脚边,人走在地里一条狭长的小道中,时不时还可以捡几个豆荚吃。故乡的豌豆个头小,那一个弯弯的月牙儿,煞是可爱。剥开外皮,是几颗圆溜溜的豆子。爷爷就帮我捡几个豆荚剥给我吃,听他常说:“琪琪笑起来就像剥开的豆荚。”这句话让当时的我惊异于爷爷这个庄稼人的文采。走在田里就是吃,吃豌豆,味道甜甜的,脆脆的。还有甘草,撕了皮就可以直接吃。比蜜还要甜,常常见到田里一老一小在咬甘草。爷爷那时候力气可大了,一口气挖了一大把甘草。甘草粗糙的表皮,就像爷爷那双饱经风霜的手,无声地向我诉说着他过去的勤劳与艰辛。

现在,那段和爷爷在田里度过的时光,不可能再回去了。只留下一段记忆。在我心中,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化作点点星光,永远珍藏在我心中。

石佳琪  
上海松江  
外国语学校  
七(8)班

现在科技发达,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一种“瘾”——“网瘾”。因为“网瘾”,许多孩子成绩下滑,为解决难题,出现了一种学校——“戒网瘾学校”,实际上却是打着“戒网瘾”的名头,殴打学生来获取钱财。

有一个例子:网瘾少年小邓因为沉迷游戏,被父母送进了“起航训练营”,不料未满一天,便走上了不归路,警方确认,未满16岁的小邓浑身伤痕,是因为殴打致死。

前几个月,有一个名叫“书院”的戒网瘾学院,“书院”听上去很文艺,但本质上,跟“起航训练营”没什么区别,如果不服从命令,面对的就是毒打,关小黑屋,饿肚,“龙鞭”是学校的特色,专门对付学生。除了这些,还规定学生不得向家长透露自己在学校的任何情况,如果被发现有向家长告密,那么等着你的就是更暴虐的毒打。罪行被曝光,可有些家长就是不相信学校会做出这样的事,不仅觉得有人在造谣,

## 如何戒网瘾

反而更支持学校,盲目地相信不打不成器,只有打才能戒瘾!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游戏?游戏好玩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大家想过吗,现在这个时代,家里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玩伴,缺少倾诉的人,还有,有的父母也喜欢上网,孩子学了样,家里常常一片寂静,都在上网。缺乏和他互动的人,再加上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他们就会选择和电子产品交朋友,时间一长,就会染上“网瘾”。戒“网瘾”,需要正确的方式,多陪孩子,多与孩子互动,多听孩子的想法,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如果自己玩手机成瘾,怎么去教育孩子?家长要自律,做出好榜样。孩子沉迷网络,不能一味地依靠所谓“戒网瘾学校”,把孩子送进这种黑心机构,盲目相信,可能只会伤害了的孩子。

锁需要钥匙才能开,如果说“网瘾”是一把锁,那么家长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责任心,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马雯婷  
沈阳中学  
七(1)班

那年夏天,我正七岁。奶奶刚给我剃了头,脑袋光溜溜的。我一身白吊带衫配酒红运动短裤,近四十摄氏度的大街上手里攥着二十元钱。小脸通红,全身是汗。

街口开着一家杂货铺子,里面什么稀奇古怪玩意儿都有。那铺子的通道就是一扇玻璃门,开门的时候贝壳风铃叮零当哪作响。里头空调打得很足,我汗还没干透,冷得慌。老板家的猫一看我进来了就往我腿上蹭。“你奶奶叫你来的?”我大约就听见这几个字,老板头也不抬就对着计算器瞎按,那计算器会报数,特别吵。“啊?”我心直冒汗,那二十块钱皱巴巴的,“我来给小凡买礼物。”我小时候买的最多的零食大概就是那种包装花哨可并不好吃的那种吧。小时候大家都

## 四十包干脆面

热衷于集卡,一袋也就五毛,每次抽到帅气的卡片就可以在学校里炫耀好久。要是拿着限定卡上街感觉整条街的孩子都向你投来羡慕的眼神。我朝老板挥了挥手里的二十:“老板,来一箱干脆面。”

那天早上我特别自豪地捧着一箱干脆面回了家,我觉得我就是小凡最好的朋友。小凡有一张特别想要的卡,我有,可舍不得给。小凡快生日了,我那时觉得四十包干脆面吃完肯定会有那张卡了,这样我俩都可以有那张卡了。我硬着头皮吃掉了四十包干脆面,奶奶还帮着吃了点。结果连那张卡的影子都没见着。二十块钱扔肚子里。我还想问

章文馨  
宋庆龄学校  
国际高中部  
九(3)班

奶奶再要十元。奶奶却说浪费钱,以后再也不给我钱买干脆面了。

同月二十日,小凡生日。我到晚了些,气喘吁吁,把一个信封摆在桌上。“谢谢你呀。”小凡拿起信封撕开,一张卡掉在桌上。那是小凡一直想要的,我送他了。说完小凡拿着卡走了,被撕开的信封躺在原地。我再没跟小凡说过话。他拿着我这张卡交到了许多朋友,而我跟他走上了不同的路。多年以后那张卡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那四十包被我吃进肚的干脆面也变成了年少轻狂的一场梦。长大后我的那些卡也不见踪影了,小凡也许在另一个二十元钱四十包干脆面里发现了新的人生。